

掉”。紧接着，卜励德又说，麝牛与犀牛、长颈鹿这样的动物，在古代中国相当于臣属国朝贡时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。“基辛格听后，强压怒气说，那么麝牛也不要了。”

卜励德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，回忆这段往事。后来，麝牛倒也没有完全“不要了”，而是有所调整，被美方以“送给中国人民”之名送出，而非“送给中国领导人”。在卜励德看来，这是美方主动避免了一次外交上的难堪。

而到了2023年7月，百岁基辛格访华时，许多默契已经不言而喻。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，中方为他庆生——一张长方形餐桌上，展开了一幅鲜花铺就、有山有水的卷轴，和窗外盛夏的郁郁葱葱相得益彰。老寿星、仙鹤、金鱼、如意造型的糖艺作品围绕在画卷周围，餐巾布上的小扣是寓意福禄的木雕小葫芦；餐台的一端摆着“百寿桃”蛋糕，9个小寿桃围绕着一个里面包裹着90个寿桃的大寿桃……。基辛格或许会对午宴的菜单感到熟悉——北京烤鸭、西湖醋鱼、两吃大虾……而他第一次在中国尝到这些滋味，还是52年前的7月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——1971年7月，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，见到的中国是怎样一番

下图：今年早些时候，中国大使馆人员看望基辛格博士。



模样呢？反正，在他的《论中国》一书中，特别提到周恩来。称周“太迷人了”。基辛格还写道：“周主动来见我们是相当礼貌的姿态。”原因在于，当时周恩来是中国国务院总理，而基辛格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，算是部长级人物。基辛格自称，当时论级别，自己比周恩来差了三级呢！

而实际上，基辛格在美国政府担任具体实职的时间并不长。从1969年离开哈佛大学、辅佐尼克松，到1977年卸任国务卿，前后连十年都不到。当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之际，基辛格已经离开白宫。以美国的“旋转门”玩法，他无非前往乔治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，或者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、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、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。但即便如此，中国方面对他每每以礼相待。

在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后，他更多涉足与中国有关的事务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美关系专家金灿荣看来，基辛格是美国政界的一位拥有大智慧者。“我见过基辛格老先生接近30次。比较集中的场合有两个：一个是由他自己创办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（NCAFP）；另一个则是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外交协会每年会请老先生过来，他来了之后，除了见领导人，还会搞一个座谈，我参加过几次。”

由此可见，作为美国一位曾经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，基辛格在离开“庙堂”之后，反而与中国的关系达成了全方位的加深。波音公司庆祝进入中国30年，请基辛格出席。

他见到了江泽民主席。金灿荣说：“当时基辛格问江主席，台湾问题可以等几年？还是100年吗？江主席回答他：‘当然不行了，只能等76年。’”金灿荣分析：“他觉得江主席的回答很幽默，反应也很快——为什么是76年？因为江主席讲这话时离毛主席讲这话差了24年。”

而之后，在基辛格88岁时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为他过“米寿”。

“基辛格当时特别感动，认为中国文化太好了，竟然还有‘米寿’的说法。”金灿荣说。

由文化上的互相了解，使得基辛格从访华的常客，终究变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这一点，对当下的中美关系发展，其实也有着不小的启示。如今把持美国外交领域的高官，许多人也一如基辛格当年年初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年龄。比如生于1976年的现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·沙利文。这些目前来看年轻一代的美国外交官，许多没有似基辛格那一辈人那样经历过战争，甚至在军队服役过。他们以“冷战”的胜利者自居，认为美国必将一如在“冷战”中战胜苏联那般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打垮中国。殊不知中国并不寻求与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进行冷战。且美中有许多贸易勾连。

中国希冀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是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发展。“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，美国也不要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。”这一点，也许在基辛格离世之后，仍该为后续的美国政治人物所思考、品味。若能品出其中三味，也许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善莫大焉！